

人文齐鲁



●民间习俗、方言土语、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间特色吃食,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都可以给本版投稿。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老街里的“百事通”,也欢迎您到“口述城事”里来跟我们唠唠嗑。
●电子邮箱:wanghui3050@126.com

口述城事

石板悠悠寻古城

□李宗益

旧时,济南城内差不多都是石板路面。济南街巷铺设石板路缘于当时济南地势低洼,街巷无排水道或泄水沟,加之泉多水旺,泉水在街巷任意流淌,路人行走十分不便,致使街巷大多铺设石头路面。石板路面不易堵塞泉眼,雨季容易渗水,还能够补给地下水源。济南的石板路数量之多,连江南水乡的古镇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长长短短,曲曲直直,纵横交错各显其姿的石板路要追溯到唐、宋或者更早年代。泉水古城、石路,几百余处散落于古城街巷院落中大小泉水流出的泉水在石板路上尽情流淌,形成了“清泉石上流,人在水中走”,“不似江南胜似江南”的奇妙美景。

石板路大区在地势低洼的城邑的泉水区内,大约有四五

百处之多,古巷中名气最大的贡墙街、王府池、芙蓉街、普利门、将军庙、秋柳园。每条街都与名人名士连在一起,都有一段美丽而神奇的传说故事。石板路最长,最有影响的当数东青龙街。据史书记载,清朝道光十六年(1836年),知府王镇整修城西门外外街道路面铺装了1450米长的石板路。面积最大的首推大梁隅约5600㎡,街巷最短的舜皇庙街长80米,面积仅200㎡。石板路街巷宽窄不等,大多4米左右,趵突泉的皇华馆街最宽达6米,最窄的小王府街宽度不到1.2米。据《济南市建设资料》显示,至20世纪40年代,仅城关地区就在130多条街巷铺装了石板路面,总长度为32354米,面积达117250㎡。

长短不等,弯直各异的石

板路泉水汨汨流淌,成为古城一道美丽的风景。清代著名旅行家刘鹗入住济南观赏黑虎泉、趵突泉、金线泉之后折道小板桥街、曹家巷等处,看到石板路上泉水漫溢,小河交错,满目杨柳,便有了《老残游记》中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江南风景更为有趣”的盛赞。四十多岁的人大都记得趵突泉以东的剪子巷,一年四季水流潺潺,极富水乡韵味,泉水从石板路的石缝中流出而成为真正的清泉水上流。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历尽沧桑,烟云流变的石板路淹没在繁华的都市中,高楼大厦代替了旧屋古墙;宽阔的沥青路,水泥路取代了石板路,古墙,旧屋,石板路成为留在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美好记忆。



齐鲁美食

齿颊留香的
蠓子虾酱

□于书涂

产于文登的蠓子虾酱鲜香独特,闻名遐迩,是罕有的海珍品。提起蠓子虾酱,凡是吃过它的人,都会有齿颊留香的愉悦。

一次,我到华山盐场拜访老同学,有幸在他的引导下见识了捕捞蠓子虾的全过程。

蠓子虾主要生长在纵横交错的港沟里,这里的水连通大海,又与淡水河及雨水混合,产生了特殊的水质,流使它保持清新,为蠓子虾的生长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蠓子虾很小,就像一个不起眼的灰渣渣,比咬人的蠓虫还小,但样子有些相像,所以这一带的渔民叫它为蠓子虾。

我见过几位上了年纪的渔民,光着膀子,古铜色的皮肤在烈日下闪着油光,两个人一组,身子稍微前倾,吃力地推着虾网,在港沟里艰难地向前走。捕捞蠓子虾的网很细密,用两根杆撑着,每人把着一根杆,顺着港沟向前推着走,就把港沟里的蠓子虾拦在网里,渔民称之为推虾。

蠓子虾很小,生长的区域不大,所以产量很低,但蠓子虾酱不是以物缺为贵,而是凭着丰富的营养,独特鲜香的味道,细腻的口感而扬名的。

捕捞上来的蠓子虾,剔去鱼蟹杂质,洗净,拌入适量精盐,均摊在用木板做成的浅木匣子里,上面罩着细纱网,遮挡灰尘的侵袭,在阳光下暴晒,用竹铲子翻动,整个晒制过程中不与金属类器械接触。为了保证蠓子虾酱的纯正,夹杂在蠓子虾里一起捕捞上来的小鱼杂虾小蟹是一定要剔除干净的,因为它们晒在阳光下,会变质熏臭,招引苍蝇。蠓子虾酱独特醇正的鲜香味,使苍蝇不敢近前,自然就不会生蛆了,在酱类食品中,蠓子虾酱是最卫生的了。

不断用竹铲子翻动着的蠓子虾,在烈日下暴晒两三个月,就发酵成浅紫色细腻的虾酱。独特的蠓子虾酱鲜香味四溢,将它盛在瓷罐里密封起来,存放在阴凉处两三个月,就发酵熟化了,不必加热,便可以直接食用了。这时候打开瓷罐口,一股难以言表的浓烈鲜香味扑鼻而来,会让你终生难忘。

以味道鲜美著称的蠓子虾酱,不需要冷藏储存。如果放在冰箱里,浓烈的鲜香味会熏到其他食品上,只要密封起来,在常温下存放便可。当然,以瓷罐储存最佳,且存放的年代越久,味道越鲜美。用来炒萝卜、炒香椿芽,可是奢侈的佳肴。豆子面条就蠓子虾酱更是当地农家宴必不可少的美食,更是馈赠亲友的佳品。也曾是进献皇上的贡品。

过去,蠓子虾酱是掺不了假的,里面有了其他种类的杂虾或小蟹,在烈日下就会变质腥臭,影响虾酱的味道,色泽也会变淡。皮壳就是捣碎了,也是皮皮渣渣的,在细腻的蠓子虾酱里显得特别刺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虾酱不纯,那样的虾酱在市场上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没人作假。现在有了电动粉碎机,把不值钱的虾皮蟹盖粉成细末,掺杂在虾酱里面充斤两,不是行家,很难看出来。如果用手搓捏倒可以发现猫腻。纯正的蠓子虾酱靠烈日暴晒发酵,需要半年以上,有的人为了缩短虾酱的制作时间,降低成本,把虾蟹盖掺在里面,用粉碎机粉碎后,搅拌均匀,抛弃了传统的制作工艺,也就失去了蠓子虾酱特有的风味。

但愿少数几个利欲熏心的人走出阴暗的作假小屋,在阳光下制作蠓子虾酱,不辜负大自然的恩赐,让文登蠓子虾酱永远保持特有的浓烈鲜香。

大众讲坛预告>>

音乐宝宝更聪明

“音乐资质”是对幼儿学习音乐的内在潜能的测量。每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有天生独特的音乐资质。这个资质在9岁前会随着孩子的音乐环境的好坏而改变。孩子在9岁以后,不管他的音乐环境是好是坏,环境对他的音乐资质都不再有影响了。这个资质就稳定在一个水平了。

在对婴幼儿的研究观察中,所有的指数都证明音乐资质在出生时是最高的。音乐成就则是我们运用和发挥这份音乐资质的能力,是由环境和遗传相互作用。

由本报与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9月18日将邀请东方爱婴资深早期教育工作者纪绯绯,为宝宝的家长们介绍音乐与孩子成长的关系。

时间:2010年9月18日(周六)上午9: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二环路2912号)

咨询电话 88909459 86017711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求学记忆

50年前我上大学的那天

□曹堂

每年的9月,我喜欢看校园里的“迎新”。一是观看那一年一度的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二是分享一下新同学经过“十年寒窗苦”之后迈进大学的幸福之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回想起50年前我上大学报到的情景。

1960年暑假,我接到了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当年9月初的一天,吃过午饭,我便背着所有的行李踏上了求学之路。说行李,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床被褥和一两件单衣及一件棉袄,用一个包袱一裹,背起来就走。至于洗脸盆暖水瓶喝水杯之类的(现在学生的)必需品,一概全无。因为那时的中学生没有人吃饭之外再喝水。在大学期间,我也从来没见过一个学生提着水瓶或手拿水杯去教室,好像也没见过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喝过水。

我家住在农村,距县城约50里路。那天秋高气爽,太阳高照。我满身大汗,背着行李走了大约四五个小时才到达县城一位同学家。他家开马车店,正好

与我同时考入山师外文系。为了省钱,我们事先约好搭乘坐店人的马车前往济宁。当天晚上,大概是凌晨三四点钟,我们俩坐着一辆马车去济宁。记得当时天气已经相当凉,我只穿了一件土布褂,冷得直哆嗦。

清晨时分我们到了济宁,然后去火车站凭大学录取通知书购买了去济南的火车票。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甚感兴奋而激动。火车悠远的鸣笛声,“噗噗”的喘气声以及像蚂蚱腿似的转动车轮都是我第一次闻所见,觉得十分好玩。然而好景不长,才走了一个多小时,座位刚刚坐热乎,火车就到兖州了。之后,我们便被告知下车。因为那列火车是开往枣庄的,必须换车去济南。当时我们在站台上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等来一列北去的火车。

我们登上火车,行驶在津浦线上(那时不叫京沪路,叫津浦线,从天津到浦口)。当时火车跑得很慢,因为逢站必停。我记得,火车似乎刚刚发动起来就又停下了,因为有乘客上下车,即使像曲阜歇马亭这样“芝麻粒”似的小站也照停不误。记得还有这样一个笑话:说火车

到了泰安境内的界首站时,列车员就报“界首到了”。只见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挤下了车,他们还以为是列车员叫乘客下车“解手”哩。

在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了济南。因为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处处是风景,事事皆新奇,总觉得眼睛不够用。下车后,我们俩也不知往哪里走,只好背着自己的行李跟随其他乘客出了站。出站后,我们四处张望,寻找山师接待站。接站的同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把我们的行李贴上标签,写上系科和姓名。然后一位同学告诉我们说,接站的校车刚刚走,他怕我们等得太久,于是告诉我们把行李放下,先坐公共汽车去山师。我们搭上他说的那路公共汽车后,只听售票员要我们买票。我当时心里很纳闷:“不是公共汽车吗,怎么还买票呢?”

我们在解放桥下了车,但不知山师在何方,只好一边打听一边行路。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总算找到了山师。在外文系接待站登记报到后,一位师哥领我们到食堂去吃饭。在路上他问我们:“吃几个单位

文/图 姜振民
一大挂爆仗啦!”这转彩盘上的奖品还挺多,有大块米花糖,小镜子、铅笔盒、万花筒、布老虎、不倒翁、泥娃娃等,眼看这么多好东西,但总是转不上,于是再跑回家去给大人要钱。



看图老济南

转彩

过去在小学门口或十字街头,常有转彩的摊子。一个老头笑嘻嘻地对着一堆孩子吆喝着:“快来啊!转彩啦!一毛钱转十次!转个头彩